

品茗清談少一人

(本文插圖刊第8頁)

——追憶阮毅成兄

●李楚狂 (前國立英士大學教授。現任國民大會代表)

伉儷同窗留學法國

我和阮毅成兄，少同里閭，同住杭州，對於他的家世、為學、治事、詩文，知之甚稔。毅成兄原籍餘姚，後因其祖父一山公，筮仕江蘇阜寧縣宰，與上峯不協，而遭糾彈，乃退而就幕，流轉江淮各邑，晚年定居興化，毅成兄係阮家長孫，自幼聰穎，極受祖父母鍾愛，他的祖母孫太夫人，工書法能詩，常以吟草令他背誦，臨摹，因此自幼即長於吟誦。

毅成兄的生父性傳公會學於庠，但不樂仕進，觀念守舊，不願子女受學校教育，而其祖母篤愛他聰穎敏慧，甚思加意培植，時其伯父性存公，研習法律，頗著聲譽，在杭州執業律師，且參加議會選舉，惟年近五旬，尚無子息，因篤守家規，不願納妾，其祖母為求兩全，決定將長孫毅成爲其伯父繼子，並可使受新式教育，由祖母親自護送至杭州，伯父見他聰明俊秀，很是喜愛，時毅成兄年方十二，即考入國民小學，繼由一中考入杭州高中，畢業後即與錢瑛女士結婚，阮夫人錢瑛爲錢武肅王之後，世居江蘇常州，父錢逸塵

先生，曠達不羈，詩才敏捷，喜西湖山水清佳，遂家焉。

毅成兄與夫人自杭州高中畢業後同往上海入滬滙中國公學深造，再遠赴巴黎留學，新夫婦均同筆硯，誠不易多得之伉儷艷福也。

毅成兄返國後，應聘擔任中央大學與中央政治學校教授，因他新自國外歸來，見解新穎，學識淵博爲各大學所爭相羅致。

他轉入仕途，在中央政治學校任教時，國民政府革新縣政，在江蘇與浙江兩省，設置實驗縣，江蘇指定江寧縣，由政大教授梅思平主政，浙江指定蘭溪縣，由政大法律系主任胡次威主政，同時爲增加其督導職權；浙省府並指定胡次威縣長兼任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，專署與蘭溪縣政府合署辦公，所有秘書及科長等佐治人員均爲政校畢業學生，辦事認真努力，將多年莊書所私藏之田糧圖冊全部繳出，使往後縣府征糧，莊書不能私爲上下，按圖索驥無所隱匿。以故，嗣後雖在敵寇佔領之下，仍能征收糧穀達九成以上，使敵偽組織對於徵征錢糧束手無策。

嗣後胡次威調任江蘇第十區專員，時毅成兄

因任政大教授，浙江第四區各縣均爲政大學生，希望仍由政大教授領導，以賡續前績，中央乃派阮毅成兄繼任胡次威之專員兼縣長職位。毅成兄認爲專員督導全區不宜兼任縣長，合署辦公亦非所宜，乃保薦原專署秘書爲蘭溪縣長，將專員公署遷至金華辦公。

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日軍由盧溝橋發動全面侵略戰爭，淞滬國軍浴血對抗，戰況激烈，國民黨省黨部召集社會各界人士，成立抗敵後援會，我被推舉爲主任委員，在長期激戰中，敵我雙方死亡均極慘重，杭州有火車直達，更有甚多巨大寺廟，均被指定爲收容傷兵之臨時醫院，火車到達，滿載傷兵，軍醫院人手不足，需有人協助接待，輸送茶水麵包，因此由抗敵後援會號召熱忱青年從事接待服務，爲了有固定人數長期工作，乃組設戰地服務團，一經號召，各界社會青年及學生均踴躍參加，將戰地服務團擴編爲兩大隊，擔任勸募藥物及臨時裹傷，各界均踴躍輸將，因此可協助臨時包裹創傷，頗受軍醫院之歡迎。

淞滬戰爭，相持數月，敵軍數度增援，傷亡慘重，無法突破我防線，最後乃以海軍迂迴我軍

側背，在平湖全公亭偷襲登陸，由松江側擊上海蘇州，我軍發覺敵寇陰謀，為保衛首都，不得不將主力北撤，同時亦將浙贛線軍隊南移，保衛滬杭鐵路。第十集團軍由嘉興退至臨平，杭州省垣人心震動，紛紛渡江避難，時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驊，雖屬文人，尚能鎮定，先令各機關撤退金華，主席與秘書長仍留省會杭州，東南日報亦留一部人員，每日出報一大張。以安定人心。

中央為安定東南政局，於十二月五日明令改組浙江省政府，派黃紹竑為主席，黃為桂系李宗仁、白崇禧、黃紹竑三傑之一，首先傾向中央者，初任內政部長，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，不一年即調任湖北省主席，抗戰時任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，時第二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受共產黨周恩來統戰，大量任用左派青年，黃亦頗受閻錫山影響，接任主席，即主張案牘文員已無所用。應由青年深入民間從事戰時動員工作，召集流亡青年組織政治工作隊，分赴各鄉鎮擔任宣傳組訓工作，舊時之案牘文書均須大量減少，嗣復專設機構，收集前線潰退之散兵游勇及淪陷區潰散之鄉鎮自衛隊與警察等，大量編練為游擊武力。縣長更須能領導武力以從事游擊戰爭，見阮毅成係中央大學教授，純粹學者文人，即認為不適任戰時省會之行政督導首長，擬以省警察局長趙龍文取代阮毅成，但接任之初，未便即將前任委派之行政督察專員撤換，因此故意令阮兄兼任金華城防司令，有意迫令其自動辭職。時毅成兄已知其意，立上辭呈，趙龍文竟不待省府公文到達，即以奉主席諭前來接任，迫阮兄立即交代，可知黃紹竑立即

教授從政書生本色

要求更迭之意。

我於民國廿六年六月二十四日錢江大橋炸毀之夕，奉第十集團軍總司令劉建緒通知，率領抗敵後援會職員及戰地服務團退至金華，杭州於二十五日晨被敵佔領，敵機沿浙贛路城鎮大肆轟炸，金華城中死傷枕藉，戰地服務團不避危險展開救護工作，金華僅有一教會創辦之福音醫院，規模不大，無法大量收容傷患，對當地人士，經急救治傷後，尚可送回家中療養，以後繼續前往接受治療，但逃難來金華之難民，既無固定居所，又無法安頓，乃欲與地方商議借一祠堂空屋辦一所傷民醫院，是時金華縣長王力航兄，係新任黃紹竑主席新近派任，與地方人士尚無聯繫，聞四區區行政督察專員阮毅成係杭州人，原任中央大學教授，仍是書生本色，並無官架子，因此蒞任未久，與地方頗為融洽，聞之大喜，自度雖屬初次會面，誼屬同鄉，當可獲允幫助，因即冒昧往訪，一經會晤，洽談甚為歡洽，並稱道戰地服務團最後始行撤退，在金華敵機大轟炸警報甫行解除，即行出發救治傷民服務精神尤為可貴。我以城中僅有教會所辦福音醫院，規模狹小，不能容納眾多患傷相告，阮兄介紹金華商會會長程世椿，謂此人對地方公益頗為熱心，必能贊助。我隨即往訪程世椿先生，蒙慨允設法幫忙，商定借用程氏宗祠，並承捐款購置床舖，成立傷民醫院，由福音醫院外科大夫兼任協助，使戰地服務團完成救治傷服機構，我對毅成兄熱忱協助，感念不置。

中央以抗戰已全面開始，命令各省縣均應成立抗日自衛委員會，集中力量，長期抗戰。浙江抗敵後援會遵令改組，推黃紹竑主席為主任委員，黨部以谷正綱主任為副主任委員，我以常務委員兼戰地服務團長。

浙江省政府已遷永康方岩辦公，抗日自衛委員會亦遷往方岩，方岩因羣峯四面壁立如削，山峯並不尖銳，形如方印，多洞穴，是為天然防空之所，山之主峯祀胡公大帝，據史籍所載，胡公名則，字子正，五代時曾知信州及杭州，嗣晉任兩浙轉運使，奏免金衢兩府身丁錢，民衆感德，在其身後立廟祀之。香火盛時，金、衢、嚴、處四府人民入山朝拜，不下十數萬人，因此岩下街大小旅館，鱗次櫛比，迨戰事發生，香客大為減少，較大旅館均出租各所處作為辦公場所，除省政府秘書處，為便於省政府開會之安全，設在有最大巖洞之五峯書院，教育廳設於程振興旅館，民政廳設於新隆興旅館，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因旅館租費高昂，乃於五峯書院空地自建木屋以為辦公之所。

阮毅成兄辭職行政專員職務辦完交代後，特雇車至方岩向省黨部及省府各所處辭行，我因抗日自衛會新行改組，被推任常務委員後須籌備各項創立事宜，辦公處無法在方岩覓得，乃在距離三里許派溪之胡公祠作為辦公處，省府推定之常務委員民政廳長王先強畢業地政學院，曾在內政部工作，黃紹竑初任浙江省主席即派王先強任嘉興第二區專員，曾與我同往青島參加地政學會，順道參觀鄒平，定縣鄉村自治工作，相談至為相

得，他對地方基層工作，考察至為詳細，思想純正，對毅成兄來浙接任四區專員，相處甚洽，他告知我，毅成兄與黃紹竑主席意見不合業已辭職，曾來方岩向各方辭行，將重執教鞭，即行乘浙贛路西去漢口，乃相邀至酒樓餐敘餞別未果，乃於翌晨往車站送行，至則見阮兄行李蕭然，送行者唯我一人而已，仕途勢利，甚於工商社會，令人慨嘆。

重返桑梓賦阮郎歸

黃紹竑以人事部署已定，即將政工隊責成民政廳，積極編組，除省政工隊外，各縣亦分別編組成立。當時國共合作，一同參加抗戰，青年性喜左傾，不免有共黨份子乘機參加，歌唱共黨歌曲，侮辱地方士紳等等，當時陳布雷之族叔吧懷先生，亦避兵浙東，睹此狀況，認王先強廳長亦有共黨嫌疑，乃數函布雷，為防止地方禍害，王先強廳長非撤換不可。布雷先生雖為蔣委員長機要秘書，但極少臧否人事，收到陳吧懷函切陳，乃於蔣委員長前約略陳述，蔣委員長即電召黃紹竑前往武漢，其時軍書旁午，無暇接見，僅由侍從室轉達民政廳長王先強應予撤換，繼任人選可由中央政治大學遴員接替。當時敵軍力攻湘鄂，文職人員均防西行入蜀，較為安全，陳果夫先生時任政大教育長，以阮毅成兄係屬浙人，一度在浙任行政督察專員，應不避艱危為桑梓服務，乃簽請中央派任為浙江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。報紙傳播，聞者愕然，凡相識者均表欣慶，東南日報社長胡健中，高等法院院長陳烈潔，均各賦阮

郎歸詞，以示歡迎，我以鄉友重返，尤為雀躍。

毅成兄就職後，有一最明智辦法，將政工隊成一專管機構，政工室由秘書長派人主持，既得秘書長之好感，更避免與黃紹竑主席意見磨擦，工作大為輕鬆，我因抗敵自衛會改組，每月僅開會一次，對各縣文書往還，亦不甚繁，日常事務且有總幹事吳壽彭君負責，不必遠至派溪，經常在省黨部工作。其時滯留武漢人員日以寇全力攻擊湘鄂，均思西行入蜀，尤其女眷欲結伴東行較為困難，因此毅成兄僅單身一人，又不能自行開伙，祇能隨處就餐。我則早在抗戰初期，被推任抗敵後援會主委，因工作繁劇，無法照顧家庭，即與同學周子序兄商議由省黨部借車一輛，與子序兄眷屬一起送至仙居鄉間暫作安頓，高院長長鄧文禮原籍東陽，與永康相鄰，由戚友介紹，在方岩附近獲得房舍長時居住，惟檢察處長宋孟年，因年逾五旬，身體康強，家在嵯縣鄉間，非軍事要道，無虞安全，以戰時訟事甚簡，喜約友好清談，以遣寂寞，我常往聊天，以其掌理司法。訴訟上之奇聞異事甚多，娓娓道來，頗饒興趣，而毅成兄對相識之文人風流軼事，尤能繪聲繪影，談諧百出，引人發笑，某日，宋首席告毅成兄謂：「連宵失眠，被你後生家帶壞者（嵯縣土語稱年輕人為「後生家」）。」我乃以如夢令打油詞一首，以紀其事：

白髮蒼蒼年邁，佻健愁逢衛玠，古井忽重波，暮地孤衾難耐，難耐，難耐，却被「後生」帶壞。

毅成兄閱後，大為欣賞，欣謂：「不意你亦

能填詞。此次我自武漢東歸，友人均賦『阮郎歸』詞，你亦當贈我一闋。」我對詩詞，均未深究，「西江月」詞奉贈。

「脫却紡綢大褂，換上藍布軍裝，可憐東窗又西餐，渾似流民模樣，省府英年第一，民廳美貌無雙，居停娘子忒風狂，莫被垂青吊上。

到處隨隨便便，逢人說說談談，功名顯達位開藩，落拓書生依樣，惆悵鴛鴦獨宿，愁看蛺蝶成雙，星期休沐最難堪，睡到三竿日上。

（註：當時進入抗戰，省政府規定，全體員工均着藍布軍服，毅成兄任民政廳長時，年僅三十四歲，最為年輕，至風流故事，民政廳所租賃之新隆興旅館，老板娘頗風騷放誕，前任廳長王先強夜間尚在辦公，旅館房舍老舊，樓板忽全部下墜，女老板與婢夫，亦雙雙赤裸墜於庭前，王廳長驚惶失措，奔避室外，一時傳為笑談。至所謂「隨隨便便」，因山鄉無公共廁所，惟在屋隅暗處，放置一木桶，毅成兄落拓不羈，往往即在籬邊草叢解決。）

宋首席閱之大笑，謂確係寫實之作。

推進游擊地區抗日

南京陷落後，日寇分兵北攻徐魯，西向湘鄂，以圖消滅國軍主力，中央乃令第十集團軍開入浙西陷區，進行游擊，以為牽制。時杭州已無重兵，敵機偶循浙贛路沿線偵察，並未投彈，因此

金華亦漸趨平靜，傷民醫院病人多數出院。

第十集團軍欲開入淪陷區，敵後作戰，軍民聯繫工作，最為重要，劉建緒總司令特商請戰地服務團，隨軍服務，我召集全體團員宣達命令，全體贊同參加，將兩大隊酌留少數隊員照料傷民醫院外，其餘即由第一大隊長龐菊甫與第二大隊長錢鏡西率領，由安吉、孝豐逐步推進。

浙西各縣淪陷後，與省府隔絕，亟應設置機構，就近指導，黃紹竑主席決定在接近陷區，成立浙江省主席兼抗衛總司令浙西行署，與谷正正綱商量成立省黨部浙西辦事處以相配合，谷正綱以第三戰區政治部主任兼浙省黨部主委，對此亦深表同意。一日，我由方岩返抵金華，忽接黃主席電召商談要事，經往謁見，款待甚殷，並詳詢我在杭嘉湖戰區巡視戰地服務團經過，告知擬設置浙西行署，並與谷主委商洽，黨設一浙西辦事處，協助國軍敵後作戰，要求我出任浙西行署總辦公所主任，在參謀長未到達前，行署一切由我代行主持。

我離開黃主席後即與鄭烈、阮毅成研商，經此兩摯友詳加分析與鼓勵，次日聯合紀念週後，黃主席再度懇邀，我祇能允試為之，省府李秘書長告以：「行署組織中央尚無明令規定，係為首先創設，暫以主席兼抗衛總司令行署命名，內部編制分三處，除軍務，政務處外，以總辦公所總其成；以參謀長為幕僚長，參謀長人選已請廣西省保安處長雷飈前來，但目前川、陝、滇、桂為敵軍無力深入之大後方，雖屢電邀，均一再辭謝，恐一時虛懸，須由兄兼代，一切公文均將由

兄代主席核判。」我對此深感責任重大，秘書必須公文嫻熟之老手方能勝任，承李秘書長調派秘書張雲襄相助，此人在職既久且與各廳所處人事均相熟稔，人緣極好，與政務處長王力航為湖南同鄉，如有困難，更可相助溝通，深慶得人。迨於潛縣長勘定西天目禪源寺為行署，報告黃紹竑同意後，即行出發，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一日浙西行署宣告成立。

首即召集淪陷各縣幹部訓練，繼又召集陷區黨政各界抗敵人士討論決定：一、搶救青年轉送後方入學，二、與敵人搶購綿絲油茶等物資，三、呈請開放第三戰區長官部管制山產竹木輸出，四、協助供給游擊部隊情報，以破壞日敵進攻運輸工具。唯一困擾之事，戰時縣長征兵征糧，結怨於民，今聞省府新設浙西行署，轄區各縣紛紛控告，行署政務處派視察前往徹查，多數視察均希望能在衆人不爭之區，獲得派委一缺，以過官癮，故無不加油添醬，主張非立即撤換縣長不可。王處長偏聽視察報告為樹立行署威信，主張行署先行撤辦，但我認為縣長之任免，省府亦極為重視，須由民政廳提出省政府會議通過，不能僅憑視察一紙報告，逕行撤換，故簽請核批時，概行呈報省府核示，阮毅成兄深知個中原因，均派員重查，未予照辦，王處長以不尊重其職權，頗為不滿，我以代參謀長之身份，主持全署，如內部不能和協，辦事棘手，工作即無法開展，徒負黃主席所託，決意辭職，俾專管省黨部浙西辦事處，以配合相輔，雖經數度挽留，經一再堅辭，始獲允准，由省府委員賀揚靈繼任。

我乘在浙西前線機會，深入淪陷區視導戰地服務團，由莫千山穿越京杭國道至湖屬各縣，再穿越滬杭鐵路，經海寧渡江至餘姚返回金華。適逢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趙龍文兼抗敵自衛第一支隊奉令開往紹興，必須辭去四區專員，於是黃主席要我接替，四區均屬一等大縣，又係省政府所在地，必須樹立良好規範，處事必須合法得體，專員公署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，文職有科長、科員、視察、技士、辦事員、書記等。武職有副司令、軍法官、參謀及副官等職。司令部參謀擬稿送呈副司令核閱，仍須由秘書覆核後送兼司令判行，故秘書核稿，必須詳加斟酌，如隨意更改不當，副司令即表不服，必須嫻於公文，始能勝任。舊時行署秘書張雲襄已出任蕭山縣長，最後與毅成兄相商，即慨允調派廳內視察錢壽庚君前來擔任秘書，錢君宣平人，對專署必要時退駐後方，地理人事更為熟悉，感佩阮兄顧慮週至。我為了解各縣情況並依照黃紹竑囑咐，以隔江之敵，雖停止未進，但隨時可以進攻，應嚴加防備，敵機甚少前來轟炸，流動商人由富陽場口與皖南屯溪，將上海大批物資走私進口，尤其醫藥器材更為大後方需要，由浙贛鐵路可以直達大後方，而金華、蘭溪為各種走私貨物之集中地，西南各省銀行，均在金華設立分行及貨棧轉運機構，工商雲集，一時酒樓飯館旅舍紛紛興建，古樸山城，頓時歌舞昇平，幾忘烽火大敵當前，令人深感憂慮。乃在每一縣邑，召集各區鄉鎮長及地方人士，告以目前日軍全力西犯，希望擊破我抗戰主力，再行迴師渡江，進犯浙南與皖贛腹地，我全

區上下，必須隨時準備迎擊敵軍進犯，預行部署游擊根據地，構架小型碉堡，編練壯丁，移儲積穀公糧，密藏丁糧戶冊，以免為敵利用，並囑各縣長對地方具有聲望人士預行勸告，早作隱藏準備，以免為敵寇威嚇利用成立維持會等，又派觀察隨時考查實施進度，經此提撕告誡，敵曾兩度流竄，地方積穀公糧並無損失。

民國三十一年五月敵寇最後大舉流竄，第四區各縣全部淪陷，各縣均堅守根據地，隨時與敵周旋，蘭溪縣田賦更能徵收九成以上，公教仍能維持生活，不致渙散，在此次敵人大流竄中，尤感念毅成兄熱誠照顧兩件大事：一為更換秘書，原任錢秘書，係由我一再要求他推薦者，經過半年，不能稱職。義烏縣政府召開行政會議，我前往參加，毅成兄亦派觀察詹世驥前往參加，詹代表省民政廳致詞，我靜坐傾聽，深佩詹發言切實有條理，戰時縣府均在鄉間，無旅館，縣府在客房預備兩張床鋪，晚間聯床共話，我與詹君頗為投契，因思錢、詹二人均是民應觀察，互相對調，當可獲允，乃殷邀詹至專署屈任秘書，詹兄感我誠意相邀，深願追隨，但需阮毅成所長決定。越日即往方岩訪晤毅成兄詳告實況，毅成兄亦深知詹兄幹練，立即同意予以對調。未及半月，美空軍杜立德隊長偷襲東京，敵人絲毫未備，本土軍事設施及大量物資均被炸毀，死傷慘重，旋探知我衢州機場業已修復，疑係利用該機場進襲，乃集合兩個師團兵力渡江南犯，事起倉猝，黃紹竑奉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命令，為縮短防線將金華一帶，迅即後撤，黃令四區各縣連夜撤離城

區，我在羅店主席官邸電知詹秘書，迅向宣平轉進，時武義與宣平交界要道，毅成兄令警察第一大隊嚴密駐守，俟我到達以軍事電話通知，始行後撤，毅成兄本人臨時奉主席命令，緊急向松陽、雲和撤退，亦甚狼狽，他臨危猶不忘對老友支援，感人至深。尤其詹世驥兄當我晉省商洽增編呂思揚大隊之際，副司令不聽從我囑咐，濫行收編游雜部隊，結果被騙進入山區，妄思搶劫印信及電臺，思以專署名義收編各縣公款槍枝。幸詹兄暗中預先部署，致該亂兵搜索竟夜，一無所得，憤而將副司令擄去加以殺害，專署印信電臺公文帳冊，均得保全。嗣將經過報告民政廳及黃主席，詹世驥兄旋即被派為宣平縣長。我辭四區專員後，又調長餘姚，仍銳意建設頗得地方人士好評。嗣餘姚鉅商羅四維獨資捐建醫院，落成返邑剪綵，親其費用節約設備完善，乃大為贊佩。大陸淪陷後與詹世驥兄在臺相遇，即令佐辦各項工業，成為商業摯友。毅成兄，自抗戰勝利後，省府改組，被沈鴻烈主席堅邀留任至最後。陳儀調任主席，阮兄知陳在閩主政專橫作風，堅決辭職。嗣大局糜爛，輾轉由港至臺，初任教職，繼接辦中央日報，又轉任農工企業公司董事長及中央政策委員會副秘書長，雖胥為生活所羈，但仍不廢寫作而樂觀風趣，有君同席，舉座皆歡。

扶杖枉駕竟成永訣

毅成兄前年會長時患咳，數度就醫，年來日漸康復，我因早患中風，半身不遂，當時雖經物

理治療，終致復健，故年老日漸衰邁，且家居係舊時建築，雖屬四層並無電梯，故與老友相約，我住三層高樓，上下不便，彼此以電話聯絡，務弗枉駕親臨，不意前週小壽生朝，毅成兄竟扶杖登樓，親行枉駕道賀，使我驚喜感愧交集，最令人驚喜者，見他老年日進康強，出乎意料。不意一週之隔，兩臺午間電視新聞，遽報噩耗，一代才人，竟成永逝，無限愴傷，並揮淚以短聯相輓。

歲年開藩兩浙，晚歲翊贊中樞，時或辦報又教書，書生本色原如是。

前週枉駕三樓，正喜康強老友，今午電視播哀音，音容遽渺物何堪！

毅成兄逝世，瞬已半年，迴思晴窗月夜，一颯苦者相聚清談，已成陳跡，老友凋零，愴懷何已，爰就記憶所及，前塵往事，拉雜記述，以誌悼念。

編輯部啟事

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，日有十數起，惟有許多稿件，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，本誌以名人傳記，真實傳奇，軼聞趣談，工商珍聞，醫學新話為主，稿件必須文字活潑，輕鬆自然，幽默雋趣；來稿以六千字為限。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。）來稿若未採用，恕不奉覆，亦不退稿（務請自留影印底稿）。